

(上接 Z02 版)

帝国的扩张在图格里尔的侄子阿尔普·阿尔斯兰(查格里之子)和儿子马立克·沙统治时期发挥到极致。他们竟然把扩张矛头指向拜占庭,在 1071 年的一场战役中俘获了拜占庭皇帝,并允许对方以领土和金钱赎身,使小亚细亚从此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,直至今日。

战后,阿尔斯兰专程赶往木鹿,为驻守此地的马立克·沙娶了一个喀喇汗朝公主为妻。

1072 年,马立克·沙继位,定都木鹿。1091 年,也就是他离世的前一年,将巴格达定为冬宫,还将女儿许配给了阿拔斯王朝哈里发,并为他生了一个外孙。他的如意算盘是,一旦外孙接任哈里发,塞尔柱帝国就政教合一了。马立克·沙执政期间,塞尔柱帝国登上巅峰,成为东起兴都库什山,西抵地中海东岸的庞大帝国。

大幕再次拉开时,一曲低沉的旋律贯穿全场,站在台上的皇帝仍然是马立克·沙,但他已经不是主角,主角是呼罗珊籍宰相。

主角更替的原因很简单,塞尔柱苏丹几乎全是文盲,他们不得不倚重当地人,呼罗珊人伊斯霍克任宰相长达 30 年之久。据说,这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宰相,因此被授予了“治国功臣”称号;他还是一位勤勉敬业的大臣,很少有人在工作上的细枝末节上花费那么多时间;他更是一位忠心耿耿的臣仆,每逢苏丹出征,他的妻子——被誉为“中亚珍珠”的泰尔肯·哈通都日夜陪伴在苏丹身边,成为最懂苏丹贴心的解语花,而他则心甘情愿地在首都留守。

问题在于,他于 1087 年提出了一项事实证明后患无穷的制度,而且得到了马立克·沙的批准。按照这个美其名曰“军事采邑制”的制度,帝国把土地划拨给采邑主,由其向农民出租土地,租借土地的农民以实物向采邑主缴纳田赋,再由采邑主扣除利润后将田赋的一部分缴入国库。采邑主可以世袭土地,拥有私兵。此举的好处是省了政府的麻烦,致命的后果便是采邑主割据。

到了 11 世纪末,军事采邑制的弊病已暴露无遗,拥有军队和土地的采邑主们开始蠢蠢欲动。

十、嘴硬之痛

暴风雨终于来了。站在背后推波助澜

的,是采邑主们;勇立潮头冲锋陷阵的,是什叶派穆斯林。1092 年 10 月,伊斯霍克被刺杀;一个月后,马立克·沙被毒死。

之后,马立克·沙的兄弟、儿子因争夺王位内讧达 12 年之久,把塞尔柱帝国折腾得面目全非,渐渐分裂成许多独立的公国或苏丹国。马立克·沙的兄弟台台什占有了叙利亚,马立克·沙的小儿子巴基亚卢格控制了伊朗,美索不达米亚有摩苏尔苏丹国,小亚细亚还有鲁姆苏丹国,传说那个“中亚珍珠”还成了一个国家的摄政王……马立克·沙的长子桑贾尔一世仅以大塞尔柱苏丹的名义领有呼罗珊,中心位于木鹿。

1141 年,西喀喇汗王朝大汗马赫穆德与葛逻禄发生武装冲突,马赫穆德向舅舅——桑贾尔一世求援。桑贾尔以捍卫穆斯林世界的名义,纠集 10 万联军,北渡阿姆河杀向葛逻禄。

葛逻禄赶紧向西辽求救。西辽大汗耶律大石给桑贾尔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,替葛逻禄人求情。

世上有两种人,一种是受敬的人,别人越是敬他,他越是谦逊;另一种是不受敬的人,别人越是敬他,他越是认为对方怕他,反而变本加厉地侮辱与蹂躏对方。桑贾尔显然不属于前者。很快,桑贾尔派出信使,给耶律大石带去一封言辞傲慢的回信,要求他加入伊斯兰教,若不改变信仰,将率大军将其消灭。为了显示自己的强大,桑贾尔在信中说:“我的军队甚至能用弓箭把头发射断。”读完回信,耶律大石拔下一根胡须,然后给桑贾尔的信使一根针,让他示范能不能截断胡须,信使当然无法做到。耶律大石说:“既然针不能截断胡须,你们又怎能用箭射断头发?”

于是,耶律大石带领契丹、突厥、葛逻禄和汉人组成的西辽联军挺进撒马尔罕,一路上风动尘生,杀气逼人。

9 月 9 日,两军在撒马尔罕北部的卡特万草原相遇。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,西辽摆出哀兵之势,两位大将各率 2500 名骑兵攻击左、右翼,大石统帅大军从中间突击,三把匕首同时插入敌人的胸膛。桑贾尔的联军大败,3 万多官兵横尸荒野。桑贾尔侥幸逃脱,但他的妻子、左右翼统帅和伊斯兰法学家布哈里均成为俘虏。

卡特万会战是中亚历史上著名的战役,它使西辽成为河中地区名副其实的霸主,也

使塞尔柱势力从此退出阿姆河以北。更可怕的是,塞尔柱帝国的藩属花刺子模转而降服于西辽这个更为强大的主子,并以西辽为后盾,肆无忌惮地向西部扩张。到 12 世纪末,花刺子模已经占领了塞尔柱中部地区并击败了哈里发,土库曼人在伊斯兰世界中的地位被这个“忘恩负义的小人”所取代。

部下变得耀武扬威,主人只有忍气吞声,桑贾尔的后半生只能用来骑马追赶兔子,或者用猎枪把空中飞行的鸟儿变成一簇簇飘扬的羽毛,直到卡特万战后 16 年死于木鹿。

十一、沦为鬼城

接下来的历史,更加惨不忍睹。

我们只知道,1218 年,一个 450 人的蒙古商队被中亚新霸主花刺子模屠杀,从而得罪了东方巨人成吉思汗。我们却不知道,就在同一年,蒙古特使来到木鹿,要求纳税并献出美女。结果,要求被断然拒绝,特使也被杀掉。此时的木鹿统治者,已经不是塞尔柱后裔,因为早在一百年前,它就被花刺子模军队占领了。

一支 20 万人的马队带着无穷的愤恨扑向花刺子模,如一片铺天盖地、夹风携电的乌云。在成吉思汗和幼子拖雷率军攻克军事重镇不花刺之后,花刺子模旧都玉龙杰赤与新都撒马尔罕的联系被切断,皇帝摩河末仓皇逃遁,周边城镇守将的心里如雪崩般崩塌。抓住时机,成吉思汗派人向周边各城发出盖有红玺印的畏兀儿公文,大意是:长生天已将从日出之地起,直到日落之地止的全部地区赐给了我们。凡降顺者,本人和亲属可得到赦免,而反抗者,将与其共遭毁灭!

不花刺西部不远处的木鹿宣布投降。木鹿西南部的内沙布尔、南部的也里(今阿富汗赫拉特)也主动打开了城门。蒙古人并未杀掉一兵一卒,只是派出官吏驻扎于此。

但随着蒙古大军在玉龙杰赤陷入苦战,尤其是花刺子模王子札丁宣布继任皇帝,急剧坠落的花刺子模居然回光返照。受其影响,一些花刺子模城镇降而复叛,木鹿带头捕杀了蒙古军队留下的少数官吏。

噩耗传到刚刚占领巴里黑的蒙古汗帐,已经承诺赦免全城军民的成吉思汗马上翻脸,巴里黑遭到血洗。之后,父子二人兵分

两路,年近花甲的成吉思汗带领一支军队向东进攻塔里寒(今阿富汗塔里干),年方 28 岁的拖雷则率领一支军队前往扫荡降而复叛的呼罗珊地区。

谈到这次报复性扫荡,《世界征服者史》描述拖雷说:“论他的严酷,像猛烈火热的雪刃,为其刃风所及者,无不化为灰烬;而论其骑射,他又像云幕后射出的闪电,把击中之地变作焦土,不留一丝形迹,不作片刻延缓。”

1221 年,拖雷率领 7 万大军完成对木鹿城的合围。为对方的气势所吓倒,木鹿城长官派人出城请降。其实,对于派人请降,这名长官是不抱什么希望的,因为他听说蒙古人一向睚眦必报。但令他意外的是,拖雷居然答应了他的请降要求,并且言之凿凿:只要投降,一定不再屠城。

战争中哪有什么诚信可言?拖雷入城后,挑出 400 名工匠押往东方,然后将 70 万将士和居民悉数屠杀,繁华绝代的木鹿被夷为平地,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鬼城。干完这一切,拖雷恨恨地说:“这就是出尔反尔的代价!”

之后统治这座鬼城的,是中心位于乌尔根奇、希瓦的希瓦汗国(又称花刺子模汗国,1512—1920),中心位于布哈拉、撒马尔罕的布哈拉汗国(1500—1920)。1924 年,它被划入前苏联的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。就连 1990 年独立的土库曼斯坦,首都也设在年轻的阿什哈巴德。木鹿,这个古老的丝路明珠,再也没有出现新的建筑群,更没有成为任何政权的都城。今天,我们只能依靠地图,在野草荒丘间寻找 5 座古城废墟,在五味杂陈中畅想木鹿昔日的荣光。

尚且值得一提的,是穿过木鹿的卡拉库姆大运河。这条开工于 1954 年的人工运河,从阿姆河中游西岸的博萨加镇开始,面向西北冲进卡拉库姆沙漠,连接木鹿绿洲和捷詹绿洲,继而沿着科佩特山脉北去,穿过阿什哈巴德进入里海,全长 1450 公里,是目前世界上仍旧运行的最长的运河。

有了大运河,木鹿得以重生。

从木鹿沿着丝绸之路西行,经尼萨(今阿什哈巴德)进入伊朗高原北部,然后穿过赫卡通皮洛斯(在今伊朗塞姆南省达姆甘和塞姆南市中间)、埃克巴塔纳(今伊朗哈马丹),就可抵达底格里斯河东岸的泰西封。这一段路程,超过 2100 公里,唐代商旅马不停蹄也需要一个月时间。

第 155 天 泰西封

安息国,王治番兜城,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。不属都护。北与康居、东与乌弋山离、西与条支接。其属小大数百城,地方数千里,最大国也。武帝始遣使至安息,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。——《汉书·西域传》
安息国居和椽城,去洛阳二万五千里。其东界木鹿城,号为小安息。章帝元和元年(87),遣使献狮子、符拔,符拔形似麟而无角。和帝永元九年(97),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,抵条支。——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

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,他把这一艰巨的使命,交给了随从甘英。

甘英作为汉使,任务是出使大秦——西方史书中的罗马帝国。

就在这一年晚些时候,甘英率领使团从龟兹启程,经疏勒、葱岭、大宛、大月氏,到达安息。

甘英不是第一个到达安息的人。《汉书》上说,张骞的副使到达安息时,安息王命令一位将军带着 2 万士兵在东界迎接。尽管甘英没有享受到张骞副使的待遇,但也受到了应有的尊重。在路经安息古城赫卡通皮洛斯时,国王帕科罗斯二世接见了甘英。甘英向国王表示,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出使“大秦”,还请国王派向导给予协助。

众所周知,汉与西方通商,丝绸是最紧俏的货物。作为汉与大秦丝绸交易的中转站,西亚霸主——安息一直通过垄断这一货物获取暴利。如果汉朝直接开通与大秦的商路,安息人通过垄断丝绸贸易来获取高额利润的日子就将结束。

于是,帕科罗斯二世愉快地答应了甘英的要求,并安排他住进宾馆休整。

期间,帕科罗斯二世频频召集会议,商议对策。他们到底商量了什么,我们听不到。史载,甘英并未受到阻拦,而是顺利离开了这座城市。在路上,甘英和随从还一直犯嘀咕:“看不出安息国有垄断丝绸贸易的故意呀?”

不久,他们就到了西海边。

西海,是什么海呢?

中东在国际政治中号称“五海之地”,环绕着阿拉伯海、红海、黑海、地中海、里海。甘英西行,可能去往里海;也可能经里海边缘向西北行走,抵达黑海岸边;如果向西南行,可能到达阿拉伯海的波斯湾;如果穿过伊朗、伊拉克、阿拉伯半岛,可能到达红海岸边;他也有可能一直向西走,来到地中海岸边。也就是说,甘英所临的西海,有可能是五海之中的任何一个。但《后汉书》又说这里是“安息西界”,那么最有可能就是地中海和黑海。不管这个西海是两者中的哪一个,他只要再迈出一步、两步,就会进入“大秦”。

想要横渡西海时,安息西界船员对甘英说:“海水广大,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,若遇迟风,亦有二岁者,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。”意思是,大海浩瀚无边,往来的人如果遇到顺

风,三个月就可以渡过大海;假若遇到逆风,需要费时二年。所以,入海的人都要带上三年的粮食。

见甘英迟疑,安息人又说:“海中有思慕之物,往者莫不悲怀,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。”意思是,海上有让人思慕之物,渡海的人没有不悲伤欲绝的,如果汉使是不眷恋父母妻子的人,可以入海。

这些话太可怕了,每一句都戳到了汉使的疼处,因为汉人最讲孝道和亲情,怎么可能不眷恋父母妻子呢?为此,我不免怀疑这是安息国王和大臣精心设计,并通过这些看似朴实的船员之口而实施的计谋。但甘英不知是计,加上他生长在内地,缺乏海上航行知识,于是没能跨出至为关键的一步,从而与罗马失之交臂。史载,他“穷邻西海而还”,并且只能对着对岸那个名叫“大秦”的国度望洋兴叹。

我放胆推想,如果甘英顺利抵达罗马,很有可能见到罗马皇帝涅尔瓦,并且带回罗马皇帝致东汉皇帝的国书,东汉与罗马这两个世界级帝国有可能共同缔造世界历史的新纪元。(下转 Z04 版)

一、甘英出使

公元 97 年,一个无趣的年份。如果史学家非要记录点什么,恐怕只有两件事勉强可以入册,一件是罗马皇帝涅尔瓦立图拉真为继承人,另一件与班超有关。

说起来,班超来到西域已经 24 年了。这些年来,他带着区区 36 名壮士,凭借超常的胆略、智慧和毅力,在遥远的西域打下了一片天,不仅恢复了封闭 65 年之久的丝绸之路,而且使得西域 50 多个国家归附了汉朝,如今的他已是西域都护,获封定远侯,完成了当年投笔从戎的夙愿。按说,他该歇一歇了,也该回家了。

但有一天,他听到一伙胡商抱怨说,他们从“大秦”带出的货物,被途中的安息国抽取了高额的税,几乎无利可赚了。如果没有利润,谁会穿越千山万水,经历千难万险,吃尽千辛万苦,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从事长途贩运呢?这条信息,引起了班超的高度重视。多年来,大秦与汉物产互通,却从未有一人到过大秦,这一直是班超有生之年的一块心病。